

翻轉

CHAPTER2 HOW is LANGUAGE POSSIBLE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

EPISODE / 13

《哲學研究》 371-421節

重新學習語言

LEARN LANGUAGE
ALL OVER



2020/02/08 8PM
WECHAT GROUP
LIVE



報名按
二維碼
並打字
“報名”



翻轉電臺誠意奉獻 FLIPRADIO COPYRIGHT 20

2.0 總 VOL 31

CHAPTER2 语言何以可能

基础问题意识：不论个体的“人生意义”，还是社会的“公共正义”。个体反思、公共言谈。我们可以信任语言吗？是否有一种语言的治疗达到“真理解”的方法。

EPISODE13 重新理解语言

基础问题意识：在了解了什么是维特根斯坦一直强调的“语法命题”后，我们可以有何种理解语言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BONUS LEVEL

学习《哲学研究》可以有什么收获吗？

学习《哲学研究》是不是一个什么都不能说
说什么都是错的过程



逻辑的也不对
科学的也不对
心理学的也不对

我们对世界的很多表述，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分辨过程
在逐渐崩塌

像所有的形而上学一样，思想与
现实的和谐一致要从语言的语法
中发现。

——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

今天为什么被称为是BONUS LEVEL

因为今天的部分给予了一种新的“真”的理解

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核心的关切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依然可以有助于思想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过去对思想和现实关系的执念：

“反映论的真”

1 描绘真正的对象

2 以对的方式描绘对象

思想是对现实的正确Interpretation(解释)

这种对“内在本质”的分析是进一步行动的基础

物理学：描绘对象、对象的方式

心理学：描绘对象、对象的方式

包括否定和怀疑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也是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描述)

上一期我们说到了“语法命题”

概念的使用条件是由语法辨析构成的

语用的共识是形成理解、经验的前提条件

符合这种语法条件的言说，就是“真”的
(这种真不凝结在描述和认识)

理解：

不是说出一套正确的认识

而是以正确的语法说

所谓“正确的语法说”不都是一些日常用语吗？

能解决我们的大问题吗？

还有本质这件事吗？

第371节

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

语法中能够体现什么本质？

语言不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吗？千变万化。

65节：语言游戏不是语言的本质。

568节：如果我对这种游戏的特点理解得正确，我会说，那它不是这种游戏的一个本质部分。

我们今天在后面会用到的一个本质：
人必然有意识。

人为什么必然有意识？
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吗？
NO
因为我们的语法

语法是一种自我规定

第372节

考虑一下这个说法：“语言里唯一和自然必然性关联的东西是一种任意的规则。这种任意的规则是我们能从这种自然必然性抽出来注入一个句子的唯一的東西。”

一种典型的实在论的想法：

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语言就负责描述出这种，不受转移的”本质“)

这与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有所不同

这里还是在用”言语“通达”语言“的系统和本质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正是言语才是重要的

(没有语言这一层的规律：语言游戏不是本质)

生活形式体现在”语法“中

第373节

某种东西是哪一类对象,这由语法来说。

凡海里的没有硬壳的都是”鱼“

海星 (Starfish)

不管是”软体动物“还是”节肢动物“还是”脊索动物“

(鱼仅仅是脊索动物-脊椎动物-有颌下门)

“恍然大悟”描述的是内心活动还是言谈关系呢？

这取决于我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也许想问：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任何解释都会到头的”

(实用主义、保守主义)

(神学之为语法。)

神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谈论

(提这个， 因为这是“唯名论”的核心问题)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语法呢？

还有什么特别的“哲学病”是要克服的？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IRD
EDITION

374-421 节 重新理解语言

374 - 421

重新理解语言

Section1：374-382节

放弃“意象中介”

()

Section2：383-402节

语言理解的转向

理解即表现

Section3：403-413节

没有“我”和“我的意识”

拆除现代发明——“我”

Section4：414-421节

本质即一套语言工具

单一的想象和比划没有意义

一次对现代哲学病的大挑战

放弃“意象”中介

()

374-382节

374节：作为图画的“意象”

375节：“默读”，一个无现象物

376节：“意象”作为中介的语言观

377节：“一样”是基于“中介物”的再构造

378节：两个“外现”和“环境”的搭配可以是一样的

379节：“先有”意象，再有名字的错误图画

380节：内在“指物”的执念

381节：但“红色”来源于外在的确定性

382节：意象是个错误的指涉

“我的想法”的模式发明

第374节

表达为了“反映现实”

表达是对“想法的传达”（传达的游戏）

先有“我的想法”，再有“表达”

这里极难不把事情描绘成仿佛有某种人的能力不及的东西。仿佛那里有个对象,我从中抽取描述，但我没有能力把它显示给任何人。

我们先“看”、“感觉”、“思考”

形成一个对现实的“想法”，再把想法变成语言

从里（本质、本源）到外（表达）

真的是先内后外吗？

第375节

怎么教一个人默读？

我们先“看”、“读”
形成一个“内在意象”
再“默读”（内在地读）或者“朗读”（外在地读）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教人“朗读”
然后才有“默读”（是一种朗读的例外）

默读不依赖“内在意象”，不形成和朗读有任何
差异的“感觉”
默读完全以朗读为准

“意象”一个中介发明

第 376 / 377 节

我在心里对自己念字母表,另一个人默默地对他自己念字母表,什么是我和他所做的一样的标准?

默读一样自然是“内在意象”一致

问题是:我们怎样比较意象?逻辑学家也许认为:一样就是一样——一人怎么就相信两种东西一样,是个心理学问题。

然后就有了这个心理学的发明:

索绪尔:能指——意指过程——所指

拉康: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起码也是一套描述“心理学”的过程

(比指物复杂一点点的过程)

一个意象是“红”的,标准是什么?对我来说,要是别人有这个意象,标准就是: 他的所说所为;要是我有这个意象,标准就是:根本没有。

(我就是我的标准)

而对“红”行得通的,对“一样”也行得通。

“一样”也不是为逻辑学发明的词汇, 而是在“言行”上的一个“工具”

“一样”这个工具的发明

第 378 节

“在我判断我的两个意象一样之前,我必须认识到它们是一样的。”

一样：

先有两个对象 / 再有对两个对象的认识 / 再有对认识的判断
再有结论“一样”

在麦当劳点餐，在前一个人点完后，脱口而出告诉点餐员“和他的一样”，是个什么过程？在这里，哪里用得上对“内在意象”的假设？

唯当我能够用别的方式表达我的认识,而且有另一个人能够教给我这里该使用“一样”一词才对。

这一叠选票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的意象”模式

VS

工具模式

先有意象，再有表达是不对的

第 379 / 380 / 381 / 382 节

我先认出了它是那个东西;然后才记起来我把它叫什么。想一想:在哪些情况下这样说是对的?

找词儿、认人

在哪个情况下，需要“意象”作为中介？

我怎样认出这是红的?“我看见它是这个;而我知道这个叫作红'。"这个?.....(你一再把舵打向一种内在的指物定义。)

指物不足以解释一切（语言的分析性）。指物（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无法把任何规则应用到从所见之物到语词的私有过渡。

我的“印象”到“词汇”的中介物是什么？

意指过程？想象界？

我怎样认出这种颜色是红的?一种回答会是:“我学会了汉语。”

样品和标签

可有谁曾向我展示过蓝颜色的意象并告诉我它就是蓝颜色的意象?“这个意象”这话的含义是什么?怎么指向一个意象? 怎样两次指向一样的意象?

我的意象到底是啥？

语言理解的转向

理解即表现

383-402节

383节：语词的分析性——唯名论的来源

384节：概念的确定性

385节：“算”在一套“算”中

386节：意象图画：一种无标准物

387节：语言的肤浅视角

388节：我们的确定性在哪里？

389节：“意象”一种新的发明

390节：意象的“任意性”

391-393节：意象假设的荒唐(矛盾)

394节：我们需要外部共识的保证

395节：语言并不用来提供“设想”

396节：抛弃意象图画

397节：理解即“表现”

398节：意象往往与现实无关

399节：意象概念与概念无关

400节：意象感官不是感官

401节：意象发明对象

402节：存在之争是意象图画之争

不是理念论，也不是唯名论

第 383 / 384 节

我们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于是我们所做的可能显得像唯名论。

当人说“共相”，指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唯名论：概念是人造的，概念能够包含那个对象的所有吗？
（“神”这个概念）

唯名论者的错误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因此并不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而是仿佛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了一张纸面上的汇票。

名词，依然是“指向指物”

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

(和红色一样)

唯名论的概念辨析：“疼痛”包含了一切疼痛的性质和存在属性吗？

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辨析：我们使用“疼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外现

“心算”，在心中，还是在一套算中

第 385 节

问问你自己:可以设想一个人从不笔算从不口算却学会了心算吗?.....但也可能有某个部落只知心算不知其他算法吗? 这里必须自问:“那将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可以想象一种“纯心算”部落
(部落下象棋, 部落玩火车游戏)

这样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愿意不愿意应用“心算”的概念——抑或在这类事例中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目的;因为诸种现象都被另个范本吸引过去了。

不管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看上去都那么不像是”算“



真正深刻的视角（整全的）

第 386 / 387 节

当我们看红色时，我们过去无数次观看红色的印象浮上心头，不同的记忆，造就着人们对红色不同的理解。

困难不在于我怀疑我是否真的想象出了红色的东西。而在于：我们能够径直指出或描述出我们所想象的顏色；把意象投射到现实中并无丝毫困难。

这种”人人各不相同“的内在意象，是怎么在外面达成一致的？

深刻的景貌容易消隐。

为一个现象（没有外在明确指物的）发明一个
内在指物对象，编一套说法，发明一个本质，
这个非常简单，几乎可以速成

真正深刻的，是看出来”心算“是坐落在一整套”
算“中的一个外部共识，思想与现实的和谐恰
恰在这样的一套词汇和使用中

确定性来源于对这套词汇和使用的经验

第 388 节

“这里我没看见紫色的东西,不过,你给我一个颜料箱,我就可以在里面给你指出紫色来。”人怎么能知道到时候他能把紫色指出来,就是说,他如果看见就能认出这种颜色?

因为我有个确凿的”紫色意象“, 也明确知道紫色意象如何呈现为紫色的外现？



还是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各样颜色组合的外在系统

确定性不在于”我的意象“
而在于”语言工具“

意象并不反映现实

第 389 / 390 节

“意象一定比任何图画都更像它的对象。因为,无论我把图画作得多像它所表现的东西,它总还可以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图画。但意象的本性就在于它是这一个的意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意象。”于是竟可以进一步把意象视作一种超级图像了。

本质上, 这个还是理念论, 还是一套”超级概念“

我们能够想象石头有意识吗?如果能——为什么那不会仅仅证明了意象这玩意儿对我们毫无意趣呢?

意象完全可以构造与实际世界无关的东西
(不靠语言, 而心灵直接沟通的人)

意象假设的荒唐、矛盾

第 391 / 392 / 393 节

也许我也能设想(尽管这不容易)我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可怕的疼痛,但都巧妙地掩饰起来了。

我实际上在想什么?除了复述这句话,还有什么别的描述吗?

“他的灵魂在疼;但这和他的肉体有什么相干!”或“疼痛说到底无需显示在肉体上!”

哪些是构成上面的这个意象的必要想象呢?

在发生他人在装疼的意象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感觉到疼了吗?如果没有,怎么知道“装疼呢”?

我们在什么地方(哲学以外)使用“我可以设想他在疼”或“我设想……”或“你设想一下……!”这些话呢?例如,我们对要在戏里扮演某个角色的人说:“你在这里必须设想这个人在疼,但他掩饰这疼”——我们不再给他任何指示,不对他说实际上该做什么。

演员实际上感到疼了吗?他心里发生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不要想,要看

”设想“远没有我们想的重要

第 394 / 395 / 396 / 397 节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问一个人：“你设想这个的时候,心里实际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这时都期待什么样的回答?

例：你在PUA别人的时候，你心里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

(沟通术课程)

一事物能不能设想,这一点在我们的探讨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颇不明朗。即,在何种程度上它为一个命题具有意义提供了保证?

能不能分析，能不能比划比划不重要

听到一句话后是不是根据它勾画一幅图画,这对理解一句话无关紧要;听到一句话时是不是设想什么东西也并不更重要些。

人们在这里也可以不说“能不能设想”,而说:能不能以一种特定的表现方式加以表现。

要求一个人表演装疼或者装不疼，这里不需要分析”内在意象“（即使导演给他说戏，也不是说内在意象，设想导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说戏）

从这种表现当然可能引向通往进一步使用的可靠道路。另一方面，一幅图画也可能强加于我们却毫无用处。

意象可以是与现实无关的发明

第 398 / 399 / 400 节

“然而,我设想某种东西乃至实际上看到某些对象的时候,我毕竟有某些我的邻人所没有的东西。”

”看“和”有“在这里是怎么被使用的？

我看到的处境,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懂, 因为有些感受只有我们才拥有。

但不也可以说:“这里说不上“看见’——于是也说不上“有'——说不上主体,因此也说不上“我”?”

为什么对”意象“, 会做这样严厉的判断？

而这一点也很清楚:如果你从逻辑排除了另一个人得到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说你有这种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有“的语法条件, 就像”知道“的语法条件（我知道我）

意象就像是”视觉（意象）房间“的发明

没有拥有者（但房屋的用途之一就是拥有）， 没有里, 没有外
在这里意象房间的构造, 和实际的房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仿佛揭示出了“视觉房间”——其实是发现了种新的说话方式,一个新的比喻,甚至可以说,一种新感觉。

内卷：“视觉（意象）竞争“

潜意识：我们干脆已经快要接受这是个新感官了

存在之争就是意象图画之争

第 401 / 402 节

意象实际上在发明对象

你把一个新看法解释成了看见一个新对象。

PTSD（其他心理病症）

心理边界

（康德：本体想象）

“我的确说了，我现在有如此这般的意象，但我有这话只是为了别人的符号；意象世界完整地表现在对意象的描述中了。”

辯解：我有只是比喻，重要的是”意象“，意象实在不重要

在眼前这类情况下,我们不赞成普通语言的诸种说法(它们却各自作着份内的事),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里这时坐定着一幅和普通表达方式的图画相冲突的图画。

不能半句正常话，搭半句哲学病（这话已经发明了别的）

仿佛(例如)“他疼”这个句子不仅在这个人不疼的情况下是假的,而且会在其他方式上是假的。

例：私有疼痛

一派人攻击正常的表达形式,仿佛是在攻击个断言;另一派人保卫这种表达形式,仿佛他们是在强调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承认的事实。

没有“我”和“我的意识”

拆除现代发明——“我”

403-413节

403节：换个图画，功能依旧

404节：“我”是谁？

405节：我未必要指一个人

406节：我不是一个精确指向

407节：犯了哲学病也不影响语言功能

408节：“我知道我疼”不是个有意义的意象设想

409节：“我知道我疼”的意象前提条件是“if me, not anyone else”

410节：我几乎形同“这儿”

411节：“我”有非常多的用法

412节：“我”的意象假设，恰恰没有自然用法

413节：慌不择路的“我”的指物关系

“我的”到底有什么影响

第 403 / 404 节

假如我把“疼”这个词专用于我从前一向称为”“我疼”、别人称为“维特根斯坦疼”的情况,而其他情况里则不再有“疼”这个词,但只要提供一个记号,用它来补偿由此而产生的空缺,那对别人倒也没什么不公平。其他人照样得到同情,得到医生的治疗,等等。

对自己和对别人, 似乎都不会有实际的影响。

一个意象已经变成了”我的“, 怎么会没影响呢?

“我说我在疼”时,并不指着一个正在疼的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是谁在疼。”

这不是胡话吗? 倒也不是。

疼是环境 + 外现, 因而”我“变得尤其难处理 (去医务室, 得强调疼的外现)

正如我疼得呻吟并不是在提任何人的名字。虽然别人根据呻吟看得出谁在疼。

不提”我“反而倒好了 (”我的“即疼痛私有这个想法, 对疼没用)

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要表明人的“身份认证”有极为不同的标准。

”我“正如一个名字, 一个身份 (犹太人)
都是为了区分, 认人, 而不是”内在本质“

“我”这个词不是“我性”

第 405 / 406 / 407 节

“反正你说‘我在疼’，是要让别人注意到一个特定的人。”回答也许是：不然，我是要让他们注意我——

“我”没有特定特殊的”性质“，是个”功能“

“但你要用‘我在...’这话把你和别人区别开。”...即使我的确“要区分”我和别人——我是要区分L.W.这个人和N.N.这个人吗？

“我”从来不能精确地指向一种”我性“

可以设想一个人呻吟着：“有人在疼——我不知道是谁！”于是我们赶忙去帮他，帮那个发出呻吟的人。

犯哲学病，也不影响功能

我不是一个指向内在的”我的意象“词汇

（我不发明一个主体——我）

我是一个工具词汇

“我”的精确性只在特定条件下存在

第 408 / 409 / 410 节

“但你并不怀疑是你还是别人在疼!”

我们从来都确定“我”疼啊！这不是个经验吗！

“我不知道是我还是别人在疼”这句话是一个逻辑和，一个因子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疼”。而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句子。

“我知道我疼”，是个病句。这个图画是借由病句摹画的。

设想有几个人围成一圈,我也在其中。其中的一个人,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被接在一个电机的电极上,但我们都看不见。我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试图看出我们之中谁刚刚受了电击……但若这里假设,即使别人遭到电击我也会感觉到电击,那么“我现在知道谁在这种表达方式就完全不适用了。它不属于这个游戏。

只有，我疼，别人就不疼的特殊时候。“我”才成为精确的“我”。

“我”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也不是一个名称。

我就是一种“指向工具”

不因为我们谈“我”，就发明出了一种特殊的，内在的东西

“我”的哲学病与其他哲学病有关

第 411 / 412 节

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怎样应用,怎样解决(1)“这些书是我的书吗?”(2)“这脚是我的脚吗? (3)“这身体是我的身体吗?”(4)“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

“我的”哲学病来自第四个问题, 是不一样的

这里出现了混乱,又一次是因为人们以为注意一种感觉就是指向这种感觉。

在用指物的方法想象“感觉”(内指)

反过来想: 我的意识, 我的大脑, 怎么没有日常用法?

这种类别差异的观念和一种轻微的眩晕联系在一起,——我们变逻辑戏法时会出现这种眩晕。(我们考虑集合论的某些定理时,同样的眩晕会击中我们。)

理发师: 我要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Q: 他该为自己刮胡子吗?

我说出这话的时候可能正在做一个实验,其目的在于显示我所看见的光照效果是由刺激大脑的某一部位产生的。但在我说出这个句子的场合,这个句子却不具有日常的、不自相矛盾的意义。而且我的注意力也不合于实验时应有的那一种。(否则我的目光就会是“专注的”而不是“茫然的”。)

在这个实际的实验中, 我们从来不觉得眩晕

在这里“我的大脑”和“我的感觉”都是外现的

“我”！一种流行性哲学病

第 413 节

这里我们有个内省的实例,从类似的事例里威廉·詹姆斯得出结论说:“自我”主要由“头上的以及头与喉咙之间的特殊运动”组成。詹姆斯的内省所显示的不是“自我”一词的含义(如果“自我”指的是“人”,“他自己”我自己”之类),也不是对自我这种东西的分析,而是个哲学家对自己说“自我”一词并要分析其含义的时候,这个哲学家的集中注意力的状态。

哲学家谈“自我”，虽然完全不是要谈物理结构，但是也忍不住指物

(从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学到流行性哲学病的样式

“我的”的意象指物关系（心理学）

“我的”的现实指物关系（神经科学）

“我”其实就是“这儿”，一个工具

本质即一套语言工具

单一的想象和比划没有意义

414-421节

414节：比划不会得到结果

415节：哲学病的比划是熟视无睹的

416节：我有意识了就是“我normal了”

417节：“意识”不可经验

418节：比划人没有意识无意义

419节：这就是一种本质

420节：比划仅仅是忽略了背后的一套“工具”

421节：语法是一套一套的工具

意象、我的、语言空转

第 414 / 415 节

你以为你一定是在织一匹布:因为你坐在纺车旁——即使它是空的——做着织布的动作。

有一个意象，有一些演绎，不一定有东西

我们提供的其实是人的自然史的评论;但不是奇闻异见,而是一些没有人怀疑过的论断,它们没引起评论,只因为它们始终摆在人们眼前。

什么是“自然的”：在各个时代都是一种“时代病”

柏拉图：理念实在，概念空转

牛顿：动力因时代，休谟的，动力因空转

康德：范畴时代，意象（范畴构造）空转

克服时代哲学病

牛顿和康德的都有，主要是康德

“我有意识了”，可以专注在“意识”吗？

第 416 / 417 节

但这多奇怪呀!我说“我具有意识”,我当真把这话告诉谁呢.....我对医生说“现在我这只耳朵又听得见了”;我对一个以为我昏迷的人说“我的意识又恢复了”,等等。

我有意识, 有一些自然用法

那么,我是否观察自己并且发觉我在看或我又恢复了意识呢?

自然用法前, 是否存在自我观察和内在觉察?

人什么时候会说:“我发觉我又恢复意识了”, 而不是说“我又恢复意识了”?

而在的确如此的时候,“我发觉即中这句话却不是“我又恢复了意识”,而是说“我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到了这一点上”等等。

人在回溯, 告诉他人故事的时候会这样说

这是一个自我的第三人称表述

(人怎么可能自己对自己做第三人称表述呢?)

找眩晕感觉

“人有意识”是个“语法本质”

第 418 / 419 节

我有意识是不是一个经验事实?——

我什么时候没意识?睡觉、喝断篇

(注意:偶然的状态,不是可以一直如此,撒谎的例子)

另一种情况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人就都没有意识了?不会;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不会。

可以用喝断篇比划比划,假设我那时没有意识

在哪种情况我会说某个部落有个酋长?

部落的人心算、下棋、玩火车游戏

我们怎么从来说:万一那是无意识行为呢?

而这个酋长当然有意识。他当然不可以没有意识而是酋长!

语法是一整个图景（一整套工具）

第 420 节

但难道我无法设想我周围的人——尽管他们的行为方式一如既往——都是机器人,都没有意识?

当然可以比划比划

你对自己说:“那边的孩子都只是些机器人;他们活欢跳,却都是自动装置发动的。”要么这些话对你什么都没说,要么会在你心里产生某种吓入的感觉,或诸如此类的感觉。

为什么会吓人呢?

把一个活人看作机器人,就像把一个形象看作边界事例或另一个东西的变体,例如把一个窗格看作万字符。

比划背后不是单一的, 每一个比划背后都是一套图景

我们在单一点上寻找“内在本质”的肤浅
都是没看到语法的整体图景

就像单一地认为人有“私有感觉”, 单一的认为“人可能有虚假意识”, 没有意识到在部落酋长例子上, 我们对这些都是“自动接受”的

句子是工具， 去用， 去看， 不要想

第 421 节

我们觉得把物质状态和意识状态混在一起来报道显得乖悖：“他深感痛苦,辗转不宁。”这很平常; 那我们为什么觉得乖悖呢?

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 两种不同的本质

但若我说：“这三个支架为建筑物提供了稳定性”,你觉得不舒服吗?三和稳定性可触吗?

什么是“稳定性”? 稳定性是一种什么经验?

句子是用来“用”的， 不是用来想的
我们必以那种方式使用句子的“语法条件”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的“本质”